## 二六七：開始撒謊

袁少德道時不能再瞞住警探，緊握住她的手道：「我可能有事瞞了你，但都為你好。現在非說不可了。」固將看到這姊妹花在後邊球場一早打羽毛球，和以前在香港中環某電梯前互相錯過見到她們的事情：「她姊妹至少大的一個，或者兩個，都是松本的女友！」

「有女友更好，但松本却不是一個沉湎在玩當中的大亨，這是你知道的。但這兩個女人，當然為了弄錢！現在病了在外國開刀，她們也到了，這就不平常了。」

「我以為由我翻譯，你必須打個電話給這位律師，表示收到這通知，而且是松本交護士小姐給你的。」——「對，你先打電話！」

袁少德取了影本，照電話號碼通了電話給書記先生，說明代表夫人証明收到，代譯這個電話。並問：需要夫人來見個面麼？」對方說：「病很危險，尚未脫離危險期。在松本先生仍能耳聰口說之時，我們見個面也好。但道囑內容却不能打開先看，這是法定的，我們律師先生，和東京的律師先生，都不能違背的。禮貌地希望夫人到來同本公司律師先生見一面，表示互相認識過。」

他同雪娘決定現在就去，由律師樓只預得一句話：「松本先生有不測時，我們宣佈這遺囑，當了面，請夫人或代表人開拆。」然後他們去到醫院，主治醫生約翰博士在辦公枱前讀了病情：「腎病，一半機能弱退，照例用機械洗腎，每週一次或兩次，但至今無藥可醫。紀錄是：死亡率不高，但拖得久，可以一二十年。換一個腎，便可以恢復——即割去一個，換他人的一個。」雪娘問：「女人可換給男人麼？」——袁少德搖着問：「男人的換男人的，可能更好？」「血型必須相同，男女倒無關。」雪娘鄭重地馬上要求：「我願捐一腎臟，請立刻驗我的血型。」——「啊！可以。松本先生是A型！」醫生令護士去實驗室，只十五分鐘便驗了回來。護士將一張卡紙交予醫生。

「夫人是C型，不好用。」雪娘失望，袁少德忽然心不作主，也要求道：「我是松本多年好友，我健康，希望驗我。」

結果袁少德同病人的血型相同，是A型。醫生說：「現在病中，不能換，須全部康復才成。即須每週洗腎一次至二次，完全同無病之人一樣，才可換腎。」

他們告辭，來病房探看松本。松本滿醒，同他們握手，他們沒說驗血了。



## 二九三：捐贈內臟好友求血驗

## 二六七：經常反問自己



若相愛難求，單戀更是一份奢侈。相愛也有悲喜，畢竟是兩個人同擔的十字架，再吃力疲憊也有人分担；而單戀却是隻身揚帆出海尋夢，默默面對嘲諷，冷嘲也僅自知。

凡夫俗子負担不起這份奢侈，唯獨心田純淨的人，才配享受這份奢侈帶來的種種激盪。

每個人都可能經歷過戀愛，一見鍾情的畢竟是少數，戀愛多次才結合的大不乏人。從一而終者是最大的幸福，失戀的人不一定跨成悲劇。人，畢竟是最多情的動物，苦戀單戀不會是罪戀，比起那些朝三暮四的人，或者破壞別人家庭而自詡風流種種子的人，却又偉大得多，因此，較易彼得別人的同情。

然而，單戀到底太痛苦了，難為人所接受。

——李良就是這樣的人，每每想到這些問題，他常常這樣反問自己，對方已有了家庭，自己也結了婚，何以還一直痴迷地單戀她？

## 二六七：經常反問自己

## 二六八：繼明做武術指導

耀新回到加拿大求學，又是匆匆一年！在那段時間裡她經常去跌打醫館找繼明和鐵珠。繼明老是那麼忙碌，他既和媽媽在醫館醫治跌打受傷的人，也做了某足球隊的臨場醫師；下半年，他負責在一部武俠片裡做武術指導，替影片設計一些武打招數與花式。在臨場拍戲時，由於他為人謙厚老實，和龍虎武師的歡迎，兩個大牌紅星——許雲飛、于紅紅和幾個甘草演員，對他也不錯。特別是他懂得醫跌打，在臨場拍戲時，遇有人跌傷、打傷、扭傷之類，繼明馬上打開帶來的藥箱，替傷者醫治。第一次幹武術指導，却幹出興趣來。他是把大部份時間集中到武術的招式花式設計上，他認為是憑此，把爸爸的武術發揚光大！

第一部由他做武術設計的「荒島俠侶」，在戲院放映時很受觀眾歡迎。

荒島俠侶，在戲院放映時很受觀眾歡迎。

老板（他又是兩家茶樓的老板）便決定再拍第二部武俠功夫片，決定請繼明再做武術指導，邀請他在片裡演個角色。

繼明對演出沒多大興趣，還是辭演，說是全心全意做武術指導與設計好了。

錦田發覺，繼明自從做了武術指導，她和他的感情道路，分明出現障礙，或者說隔着條河流！首先，他沒有多少時間和她在一起，那種他說的兄妹感情與關心，也逐漸減少。但她知道他忙碌，抽不出時間和她見面。好幾次她想約他、和他靜靜地在一起，比方划艇、散步，或坐在青草地上談心，然後責問他何以會答應替耀新照料自己？……他們兩人把她當成什麼東西？

等到「荒島俠侶」拍完，她想找他，他却利用那筆賺到的指導費，遊星馬泰菲去了！她知道，此次出南洋並非主要為遊覽，而是找尋失踪的爸爸。

三個星期，却帶着失望的心情而歸。他不知爸爸去了哪裡？

## 二六八：繼明做武術指導

## 二六九：三二：捐贈內臟好友求血驗

## 二六九：三二：捐贈內臟好友求血驗

## 二六九：三二：捐贈內臟好友求血驗